

〔評審獎〕  
框

李晨

對這個世界，記憶中第一眼看到的是什麼，你記得嗎？  
在這世界，我看到，框。

「快！輸血！A型血！五百西西以上！越多越好！」病房內，醫生大喊，幾個手忙腳亂的護士停不下動作，臉上盡是焦急，小小的診間瀰漫了淡淡的腥味，及濃濃的緊張。

躺在窄小的保溫箱內，我微微睜著眼，看著嶄新的視界，隔著保溫箱的框。

我跟哥是雙胞胎，生產本已不易，又是措手不及的早產，嚇壞了家中所有人，巴掌大的身軀根本還沒能算得上嬰兒，就這樣被放進了保溫箱內，在那，待足了兩三個月，算是補償沒在母體子宮的天數。

其實我是不記得這段的，只聽阿嬤說過，也還好不記得，誰受得了在那窄小的空間待這麼久？但我對它充滿感謝，這個框起來的小小世界，讓我能夠順利活下來，繼續看看未來多

采多姿的人生。

開啟人生的第一個框，我沒有任何記憶，但我相信在那我獲得了曾經。

而之後，如同那維持生命必需的保溫箱，我遇見了更多的未知的框。

「錢呢？答應我今天要拿回來的錢呢？」客廳中，充滿怒意的吼叫。

我靜靜坐在書桌前，靜靜寫著書法。

「匡！」不知什麼碎了，我沒抬起頭，向右提筆，緩緩的拉。

「幹！」

「出去！在我家，沒人可以罵髒話！」開門聲，我輕輕打了個圈，收筆。

「你家？好！今天開始這裡就是你家！」關門聲，我抬腕，向下，豎勾。

爸媽離婚了，不，其實在我有記憶以來，他們就是離婚的，只是這大大小小的吵架、打架，讓我覺得他們不斷的離婚，沒結婚，但就是單純的不斷離婚，像是越轉越快的鏈球，甩得越大力，隔得越遠。

其實我並沒覺得不公平，本來人就有決定的權力，尤其這是兩人都同意的決定，就算我因為這個決定少了一個爸、一個媽。

去年回媽那拿東西，順便簡單的整理一下，清掃客廳時，我在沙發後看到了一個相框，很大的相框，上面蓋滿了灰塵，吊掛的鐵環都生鏽了，我用抹布輕輕的撥掉鏡面上的灰塵，是爸媽的結婚照。

兩人甜甜的笑著，爸摟著媽，媽靠著爸，兩人手上都帶著發亮的戒指。

一個相框，框住了爸媽的婚姻，卻沒框住他們的愛情。

我再用力的擦過相框，但爸媽的臉還是有些模糊，大概髒的不是鏡面吧。

第二個框，框住了爸媽的約定，卻無法允諾對家庭的承諾，也許，不該用相框絕對是否永恆，也許，用了相框才沒了永恆。

「怎樣？頭會不會暈暈的？走幾步試試看。」

我小心翼翼的踩著步伐，在明亮的磁磚上看著自己的腳，有點不真實，像突然長高一樣。

「走，我們去外面看看！」

帶著模樣古怪的校正眼鏡，我推開門，隔著新的框，看著又一個不同的世界。閃爍的霓虹燈、匆忙奔走的行人、擁擠的車輛、微亮的路燈，變了！全變了！像是用麥克筆用力的描上邊，眼前的每樣東西都深刻的烙在我的眼中，不，隔著框的眼中。

其實我並沒發覺我近視了，也許這些漸漸模糊的並沒如此清楚的告訴我，我的視力已經退化，但戴上眼鏡後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從前的世界是缺了邊的，像畫紙上暈開的水彩，些微重疊了幾個影像。

隔著鏡框，我不再輕易相信我眼前的一切，原來，我曾經深信不疑的世界，多了這薄薄的框，竟可以如此輕易的改變。

從第一次戴上眼鏡的那天起，除了睡覺和洗澡，我不再摘下它，我不想讓眼前的世界再次改變，看見鏡框，我告訴自己，這是矯正後的世界，沒有缺陷，但也沒了水彩畫中朦朧的美。

第三個框，我現在仍戴著，為了看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，為了看清楚還需要寫些什麼。

「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」

「喂？阿公，我阿晨，你吃飯了嗎？」

「吃了吃了，坐在這沒事。」阿公握著話筒，雙眼緊緊盯著身前的櫃子。

「我也吃飽了，和阿兄在家，你那裡有下雨嗎？」

「天氣很好啊，沒風沒雨，你們那呢？」櫃子的框上放了張的照片，一張泛黃的舊相

片。

「天氣也很好，家裡滿熱的。」

「有吹電風扇嗎？還是要開冷氣？」照片中，兩個矮小的身影齊肩站著，一樣的衣服，

一樣的身高，一樣的外表，一樣的，是阿公的孫子，雙胞胎孫子。

「沒關係啦！有吹電風扇就好。」

「嗯好啊。乖一點喔。」

平淡乏味的對話，卻是相隔六十多年的濃厚想念，自小由阿公帶大，祖孫間存在著更甚於父母的情感。

但天不從人願，隨年齡增長，父母希望我們能在都市中就學，已增加自身競爭力，方便未來取得較高名次甚至考取名校，意味著我得離開阿公身邊。

用黑色的大垃圾袋，我一包一包的裝走放在阿公那的回憶，留下孤單，和一張小小的照片。

照片中，我和哥正領獎，忘了是什麼獎了，但不是很盛大的場合，兩人齊肩站著，兩雙眼呆呆的望著相機，「卡嚓！」，留下了模糊的記憶。

阿公將這張照片小心翼翼地保存，貼在電話前的櫃子框上，每回和我們通電話，他總看著照片，想像從前在他身邊打鬧的我們，想像我們仍在身邊。

思念，造了第四個框。

牢牢的框著我，但不是囚禁自由，是傳遞思念。第四個框，存在於我的生命，但不屬於我，屬於思念我的阿公。

「阿公走了。」電話中，爸哽咽的說著。我放下書包，趕回老家。

屋外狂風暴雨，喧囂了整夜，阿公卻獨自安靜的走了。

「沒阿公了……你們沒阿公了……」一進門，阿嬤緊緊抱住我們，大聲哭著，我皺起眉，卻流不出眼淚。

「你們還這麼小……他沒看你們長大怎麼捨得走……」阿嬤邊哭邊說，眼淚滴到了我的

背上，我輕輕拍著阿嬤的肩。

「你們看……你們阿公他變成這樣……好好一個人變成這樣……」阿嬤吃力的走著，拉著我們。

掀開深藍色的門簾，阿嬤拉著我走近。

冰櫃。

「你們阿公在裡面……不講話也不吃飯了……」

「我不看……看了心好痛……心好痛……」阿嬤往後退了幾步，留下我和哥在簾子內，我低頭，看著阿公。

冰櫃上只有一個小小的框，往框內看去，我看到了阿公，「阿公」我小聲叫著，沒了血色，阿公嘴巴微張，不像笑，但表情看起來不難受。

「阿公」我又叫了一聲，隔著框，不知他聽不聽得見，「阿公，我回來看你了。」不知他聽不聽得見。

我努力回想阿公的樣子，不管是什麼樣的表情，我總認為不是眼前這個阿公，阿公會笑，會摸我頭，會罵我飯沒吃乾淨，會因為我考好而開心，會說話……

眼前的阿公不會，隔著框的這個阿公都不會……就像服飾店的塑膠模特兒，只有僵硬的

五官，僵硬的心。

「阿公」不知隔著框，他聽不聽得到。

最後一個框，框住了生和死的距離，隔著這個框，我看見死亡的絕望，生存的恐慌，但我知道，是框，是框讓我如此認為，是框，只是框。

對這個世界，最後一眼看到的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

在這世界，我看到，框。

內容布置巧妙，情感引人入勝

徐嘉澤

以各式各樣的框來對照人生各種階段和情感的描述，內容布置巧妙，情感也引人入勝，在明喻暗喻的轉化非常恰當，唯書寫上稍嫌明顯用力，可再斟酌。



李晨

得獎感言

在「青年」的尾聲獲得了這樣的肯定，很高興在這塊土地上得到告別青春的重要紀念，感謝評審及主辦單位各人員！  
很開心這篇文章受到肯定，下筆前，我草率的將短暫的人生複習一遍，將每個回憶一堆堆的分類放好後，我看見了其中黯淡無光的一角，揉了揉揉太陽穴，我寫下這篇黯淡無光卻意義重大的〈框〉。  
看著「好漾組」得獎名單，才驚覺我將再也無法厚顏的攜著青春二字，好吧，我願意放手，但請讓我撕下一個截角，輕輕的走。

簡介

民國八十一年生，現就讀於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工程學系二年級，高中時以〈躲貓貓〉獲高師大附中「附中青年文學獎」小說、新詩組首獎，散文組貳獎，去年以〈擲筊〉獲中山大學「西子灣文學獎」小說組首獎。